



【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】

回忆王统照

HUIYI
WANGTONGZHAO

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HUIYIWANGTONGZHAO

回忆王统照

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诸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回忆王统照/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, 诸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 10

(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9436 - 9

I. ①回… II. ①山… ②诸… III. ①王统照 (1897—1957) —传记
IV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1850 号

责任编辑: 张春霞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6 开

印 张: 17.75 字数: 27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2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《百年中国记忆·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》

编辑委员会

主 任 王太华

副主任 卞晋平 王国强 方 立 龙新民 刘德旺 孙庆聚
闵维方 陈光林 林淑仪 周国富 梁 华 谭锦球
翟卫华 陈惠丰 韦建桦 张研农 陈建功 南存辉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万 捷 王文章 王兴东 王怀超 左东岭 龙新南
叶培建 冯佐库 吕章申 邬书林 刘 春 刘兆佳
李 捷 李东东 李忠杰 杨冬权 励小捷 余 辉
汪 晖 张 皎 张廷皓 张晓林 陈 力 林 野
单霁翔 赵 卫 赵长青 俞金尧 施荣怀 袁 靖
聂震宁 黄书元 黄若虹 黄嘉祥 崔永元 梁晓声
彭开宙 葛晓音 韩 康 廖 奔

主 编 陈惠丰

副主编 刘晓冰 沈晓昭 张燕妮 刘 剑 韩淑芳

编 辑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卜伟欣 马合省 王文运 牛梦岳 卢祥秋 刘华夏
刘 夏 全秋生 孙 裕 李军政 李晓薇 张春霞
张蕊燕 金 硕 赵姣娇 胡福星 段 敏 高 贝
殷 旭 徐玉霞 梁玉梅 梁 洁 程 凤 詹红旗
窦忠如 蔡丹诺 蔡晓欧 薛媛媛 戴小璇



回忆王统照

HUIYI WANGTONGZHAO

CONTENTS 目 录

悼剑三 叶圣陶 / 1

祭王统照先生 老舍 / 3

悼王统照先生 郑振铎 / 5

巍巍江上一峰青 刘白羽 / 9

“剑三今何在？” 臧克家 / 11

剑三先生 唐弢 / 19

为文艺事业鞠躬尽瘁的人 陶钝 / 23

忆剑三先生 周振甫 / 27

剑三，永远活着 吴伯箫 / 30

忆诗人王统照 王亚平 / 33

怀王统照 李健吾 / 37

回忆剑三先生 田仲济 / 40

忆诗人王统照 臧云远 / 55

统照先生和我 端木蕻良 / 60

怀念我心中的王统照先生 许杰 / 65

在时代的激流里 范泉 / 68

目 录 CONTENTS

怀念王统照先生 碧 野 / 73

回忆统照先生 王西彦 / 75

王统照先生 杨向奎 / 83

忆王统照先生 丁志刚 / 85

纪念王统照先生兼谈有关问题 骆宾基 / 90

怀念王统照先生 冯毅之 / 101

王统照与《大英夜报》副刊《七月》

秦瘦鸥 / 105

亲切授业最难忘 钱今昔 / 108

回忆王统照先生在山东大学 孙昌熙 / 112

我与王统照兄 隋灵璧 / 117

我的“最后一课”老师 徐开垒 / 121

一代宗师 名垂千古 王希坚 / 128

深深怀念我们的老局长 肖 洪 / 132

难忘的教诲 石 可 / 137

“橘柚怀贞历岁时” 王立诚 / 141

欣慰的回忆 秦王克 / 153

关于老师王统照先生琐忆 吕家乡 / 164

回忆王统照先生在山

于中航 任笃行 吕慧鹃 / 168

像观海山一样苍翠 郭同文 / 172

“五四”之子——王统照 刘增人 / 181

“书生报国惭无力，把笔愁为说部篇”

姚素英 / 192

登上文坛之前 王立鹏 / 201

我的舅舅王统照 丁永志 / 213

忆表兄王统照二三事 臧仲涛 / 221

我在“养德堂”做工的那年月

刘长荣 口述 范宝聚 整理 / 223

王统照先生逸事数则 李敦景 / 230

名作家和家乡人心相连 范宝聚 王振铎 / 234

王统照与王心葵的一段交往 惠立群 / 239

王统照与相州王氏私立小学 范宝聚 / 241

统照先生和他的一首歌词 杨祖光 李敦景 / 245

深切怀念王统照师 于黑丁 / 248

王统照生平年表 / 265



回忆王统照

HUIYI WANGTONGZHAO

悼剑三

叶圣陶

上月30日傍晚，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打电话给我，说王统照先生病故了，我听了异常怅惘。今年人代会开第四次会议，剑三（我们一班朋友习惯称王先生的字）一到北京就旧病复发，入北京医院治疗。他托人送来一本题字的册子，要些好朋友在上面写些什么，留作纪念。我写了一首旧作的诗，就把那册子转给振铎先生。当时老想去探望他，始终没去成，现在是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
将近四十年的交情，虽然叙首的时候不多，可是彼此相知以心。好几年不见一回面，不通一回信，都无所谓。只是相互相信，你也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我也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这就足够了。待见面或者通信的时候，谈这么两三个钟头，写这么两三张信笺，又证实了彼此的相信，于是欢喜超乎寻常，各自以为尝到了友情的最好的味道。是这样的一位朋友，现在他去了，永远不回来了，再也不能跟他通消息了，哪得不异常怅惘？

用抽象的词语说，剑三朴实，诚挚，向往光明，严明爱憎，新中国成立以后热爱新社会，尽力他所担任的工作，个己方面无所求，所求的只在群众的福利和社会的繁荣。我不说他改造已经到了家，达到了脱胎换骨的境界，只说他

从旧教养中得来的积极因素保持得相当多，为己为私的习染非常少，六十岁的年纪也不算大，要是体质强健些，能够多活十年八年，那么他是不难达到新社会所要求于知识分子的标准。1954年秋季，我在上海遇见他，他到上海为的是华东戏剧会演，几乎是抱病而往。看戏，参加讨论，他都不肯放松。看他气噓噓的，走十几级扶梯也觉得吃力，劝他多多休息，他可说会演的事儿很重要，既然来上海，就不能随便。即此一端，可以推见其他。他在山东担任好些工作，工作情况我不详细，我想山东的朋友一定有好些可以说的。

抗战以前，他到苏州看我，一块儿去游太湖里的洞庭东山洞庭西山。1955年秋，我又到太湖，东西两山完全变了样。果农渔民绝大多数参加了合作社。果农不但高高兴兴称说合作对于果树业的种种好处，还提出提高产量改良品种的要求和办法。渔民向来是以舟为家，没有陆居的份儿的，现在可有了几年内全部登陆的打算。我当时想，要是跟剑三一块儿来，共同谈谈今昔的不同，那多有意思啊！这个期望，现在是永远不能实现了，我异常怅惘！

剑三写成长篇小说《山雨》，我读他的原稿，又为他料理出版方面的工作。近年来他对我说，他还想从事创作，想就近几十年的历史事件取题材。我当然怂恿他，我说今天看近几十年的历史事件，总会跟前一二十年那时候看有所不同，总会比那时候看得正确些，而今天的青少年也确实需要知道近几十年的历史事件。他说只望身体好些，就抽空动笔。现在他永远不会动笔了，我异常怅惘！

今年他不能出席人代大会会议，还勉力在病床上写成书面发言稿，分发给全体代表。发言稿中有以下的话：“八年来我在山东可说几乎天天与党员同志们接触，开会，办事，研究问题，互提意见，自信这期间并无什么隔阂，而且我也学习了不少的东西。我对同志们亦不敷衍，对付，该说的说，该做的做，只要是为了群众的利益，工作上的改进，这里何须客气，又何有党内外的分别。”话虽简略，已够见出他的朴实和诚挚，他的爱党爱人民的精神。我们悼念逝者，一方面也在激励生者，我把剑三的话抄在这里，无非要让大家知道剑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

（原载1957年12月5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

回忆王统照

HUIYI WANGTONGZHAO

祭王统照先生

老舍

王统照先生的逝世是文艺界的很大损失。他为人诚笃，治学严谨；近年来对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建设具有热情。这样的人是死不得的！我们需要他。

他与我同岁，自从初识到如今，三十年如一日，始终是最亲密的好友。他的死使我极其伤心。但是，一想到文艺界怎么需要他，我就更伤心了！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每逢到北京，必来看我。他的身体一次比一次弱，有时候连说话都感到困难。可是，他不肯休息，该到北京来就到北京来。他把工作摆在第一，个人的病痛放在其次。见了面，尽管说话困难，他还是尽量地谈工作，谈文艺，谈自己的写作计划。他的劳动热情压倒了病痛。到了实在不能再说下去的时候，他还是亲热地看着我，仿佛是说：这点病不算什么，相信我吧，我还会做许许多多的事情。及至我劝他应当多休息休息，他便只那么笑一笑，表示必须抓紧时间，做出更多的成绩。

但末一次来京，身体极坏。我到旅舍看他，他刚由医院回来。他喘得厉害。他可是还勉强地道歉：等一等，等我喘过气来再谈！

他坐了一会儿，喘得稍好一些，便赶紧说：我是来看看老朋友们！



我的泪马上要落下来。是的，他是爱朋友的人，抱着重病，不远千里，来看看大家——也许永难再见了！

克家也这么看出来，所以对我说：剑三恐怕要“走”到咱前面去了！因此，剑三（统照先生的字）离京后，我们非常不放心，并且极怕接到济南来的电报或电话。

可是，电话终于来了。……

剑三，老友，安眠吧，中国必会富强，文艺事业必会日益繁荣，你尽到了你的心，我们也必定尽到我们的心！人总是会死的，我们一定向你学习，在死之前，把生命献给社会主义建设！

（原载1958年《前哨》杂志第一期）



回忆王统照

HUIYI WANGTONGZHAO

悼王统照先生

郑振铎

我刚从国外回来，就听到了王统照先生的噩耗。这个不幸而令人悲伤的消息使我沉默了好几天。我写不出一个字来哀悼他。无言的悲戚不是平常的人对于最沉重的哀悼之感的一般的表现么？等到心境比较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一桩桩、一件件的回忆就都涌现在心头了。一个平常的小事，足以令你突然地感泣起来。一次当时看来很平凡的无足轻重的谈话，这时都会叫你追想起来，心肠绞痛。四十年来的交情是不平常的。常常有三五年或七八年不相见了，却彼此相信得过，彼此知道是在工作着，在努力着，在不辜负彼此的期待而向着正确的光明的道路上走着。

王统照先生是一位恳挚坦率的人；他有时很沉默，但实在是很喜欢谈话的，而他的话永远是那样的亲切而动人！如今仿佛还在耳边响着他的一句接一句的迅速而略有模糊的口音，然而我们却再也听不到他那熟悉的声音了！凡是和他熟悉的人，想到这里能不啜泣么？

他在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的时候，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最前线。那时他是中国大学的一个学生。他和几位同学一同编辑了《曙光》月刊，而瞿秋白、

耿济之和我等，那时候也正在编着《新社会》旬刊。我们开始认识，并立即成为很好的朋友。《小说月报》由茅盾同志和我主编的时候，他是很热心支持它的一位作家。他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写了不少短篇小说。他的小说具有特殊的风格，表现出“五四”时代所共有的反抗的精神，同时却加上了他自己的婉曲而沉郁的情绪。是的，他的情绪一直是婉曲而沉郁的。他比我只大一岁，但他显得比我老成得多，也显得比我早衰。很早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絮絮叨叨地说着“老话”。

在上海编辑《文学》的时候，好像是他一生里最为怫郁的时代，他要应付一切琐碎的编辑事务，还要准备着敌人们的不意的袭击。编辑部有一个铁门，那门是常常拉上，而且加了锁的。他的生活也很困苦，收入寥寥，常和我们一同吃着烘山芋当一顿午饭，就在这样困难的时期，他对他所负责的编辑工作是坚持到底的，是一丝不苟地担任起全部责任。但他的心境似乎有些颓唐，或衰老。他老是说着他山东老家的故事，老是说着他先代的许多遗闻逸事。我们那时在私下就说道：“剑三老了！”的确，他似乎是我，或年龄相仿佛的朋友们老得多。他很瘦弱，常常咳嗽，却诊查不出有什么病，他开始有些气喘，晚上失眠，有时，要坐到天明，因为一躺下去就会喘得厉害。我们都为他的身体担心，劝他戒酒戒烟。他一边抽烟，一边呛着，实在不是一件好受的事。

我在上海编写《中国版画史》，先成“图录”若干册，“史”却一字未曾动笔，不过那篇《长序》倒早写成了。王统照先生的字写得很劲秀的，一手褚河南，深得其神髓，在今日的“书家”里，他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一位。但他从来不自己吹嘘，所以，知道他会“写字”的人很少。我却把那篇《长序》托他替我写了。足足有一万多字，他整整花了一个暑假的工夫才写成，写了四十页，首尾如一，无一划败笔。有二十多年了，他这篇手写的序却未曾印出，虽然还保存在我的书箱里，却已为恶鼠咬得只剩下一半。我找出来看，不能不内疚于心！幸亏他的妙迹我们还有一篇可见，那就是鲁迅和我重印的《十竹斋笺谱》后面所附的我的一篇跋，有十多页，就是出于他的手笔。再版本的《十竹斋笺谱》，把这篇跋合并成为两页，用木刻印出，颇失去他的丰韵。原本的《十竹斋笺谱》附的是珂罗版印的大字原页，可惜跋里有“痛饮黄龙”的话，在敌伪时期大都被惧祸者撕拆下去了。

表面看起来，王统照先生是随和得很的人。甚至有些“婆婆妈妈”般的。他和谁都没有争吵过。但他是“有所不为”的！他是内方外圆的，其实固执得很。对于不正义的事，他从来不肯应付，或敷衍一下。他疾恶如仇。他从来没有向任何罪恶的力量低过头，不问是敌伪时期的坏蛋们，或国民党的反动派。他在山东大学做教授的时候，乃是一盏明灯，照耀着学生们向光明大路走去。他是“有所为”的！无论在这个时期或在上海编辑《文学》的时期，他都是真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。他知道只有和党走一条路，只有接受党的领导，才能够走上正确的光明的道路。

他是认真的。凡是从事于任何一件工作，他都是认真负责到底的。就是在他很忧郁的时候，他也从来不放弃他自己的任务。只要他答应你做那一件事，他就会用全副精神全副力量来办好它的。像上面所讲的在上海编辑《文学》的事就是如此。他在山东大学教书的时候，他的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神，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。他对学生们是那样的喜爱，又是那样地引导着，恨不得把全身的本领，或他所知道的一切，全都教给他们。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：教导他们如何明辨是非，分清敌我，走上革命的道路。

当在全国解放的时候，他在山东是很活跃的。他顿时年轻起来，再也不说什么“老话”了。他领导着山东省文化事业。他和党的领导同志们相处得融洽无间。他的身体很衰弱，哮喘病也没有好，有时，还更加剧，但他的精神却是异常焕发，和在新中国成立前简直是换了一个人。他不再沉郁悲愤了。他以满身的热力，从事他所负担的工作。他更加认真负责了。只有一个遗憾：他的身体太坏了，有时不得被迫地休息若干时期。他自己经常地抱歉，说，自己的工作做得太少了，党对他照顾得太多、太好了。只要是他的体力之所及，他总是要尽力于他所做的工作的。我去年到了济南，他就力疾地出来招待，到处陪着我参观、访问。我看着他衰弱的身体，要依靠着手杖走路的情形，心里十分的难过，坚决地辞谢他的相伴，他却始终地坚持下来了。我私下还在想：一同走走也好，可以多谈谈话。其实，在那时候“谈话”对于他已是一种负担了。有一次，上了千佛山。他停留在山脚下的茶馆里，说道：“我实在走不上去，就在这茶馆里坐着等候你们罢。”我顿时警觉着：

他是衰老了，他的身体是太不行了。但想不出办法来怎样地去让他根治那致命的哮喘病。有一天，我对他说道：

“到南方去治疗，也许会好的。”

他答道：“是要去的，只是放不开工作。”

我应该责备我自己，那时候并没有下决心立即使他有机会到南方去治疗。就是这样拖延下去，他的病情是一天天地严重了。我们总以为这是“老病”，没有什么危险的。他自己常说，“一到了冬天，病就要大发了”，但也没有想到要转地疗养。

今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，他到了北京。等到我在第二天到他的座位上找他时，却是空着，他已经进了医院。我一直没有时间到医院去看望他，只是通过几次信。老想等空闲了些，就去探望他，却又怕见了面，多谈几句话伤害他的病情和静养。就此忍耐住了不去看他。他还买了一本纪念册子，要茅盾、圣陶、老舍、克家和我题些字在上面。我们都写了送还了他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已经出了院，回到济南去。我竟没有去送他。

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看到他热情充溢的歌颂十月革命节的长诗，我心里很高兴，觉得他的病是已经大好了。他的坚定的意志，似乎已克服了顽固的病魔。像这样的豪迈而具有积极的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颂歌，是非有健全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写不出来的。听说，他还有两篇性质相同的诗歌，在别的刊物上发表，但我没有读到。古语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这只是消极的一句话。王统照先生是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“闻道”的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他仿佛年轻了多少年，正在积极地为人民办事，却不幸死了。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“闻道”的同志，不仅仅是在友情上哀悼他而已，实在也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界和中国人民失去了他而惋惜不已！像他这样的一位成熟的老作家正在挥笔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，正在积极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时候，而突然地停止了她的响亮的歌声，这个损失是属于整个中国文坛和中国人民的！

（选自1958年《人民文学》1月号）



回忆王统照

HUIYI WANGTONGZHAO

巍巍江上一峰青

——纪念王统照先生

刘白羽

王统照先生是我的恩师，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经他发现而发表出来的。那是 30 年代的事，他在上海主编《文学》，为革命文学摆开战场。1936 年我写出短篇小说《冰天》，贴半分邮票投寄《文学》，承他从众多来稿中发现，于 3 月号《文学》上发表，接着又在 9 月号上发表我的小说《草原上》，从此引我走上文坛。统照先生为“五四”新文学巨匠，他的小说、散文，风行一时，传诵人口。1937 年初，我还是一个 20 岁刚出头的青头小子，怀着对大作家仰慕之心，一到上海即到《文学》编辑部叩门求教。不料统照先生竟那样虚怀若谷，坦诚交谈，他那暖人的微笑，纯朴的言语，从此深刻在我的心灵之中，于是我同统照先生结下忘年之交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每到北京，我必须去看他。他为人胸襟坦白，品德高尚，特别是他那谦谦长者之风，实堪为人师表。在新文学运动中，他贡献卓著，对青年作者，一向青睐，多所扶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山东担任文化教育领导工作，以晚年心血，热诚培养，



回忆王统照

造化人生，春风化雨，桃李满门。他是黄牛，是春蚕，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尽艰辛，鞠躬尽瘁，这是我们后人永远不能忘怀，永远应该纪念的。我写诗一首以示铭志。

无边风雨压申城，
枢纽文坛巨臂擎。
未必才华堪赏识，
只怜瘦马跃坚冰。
此代艰危多苦战，
几度沧桑喜转峰。
热血栽培天下士，
巍巍江上一峰青。

1989年12月于北京